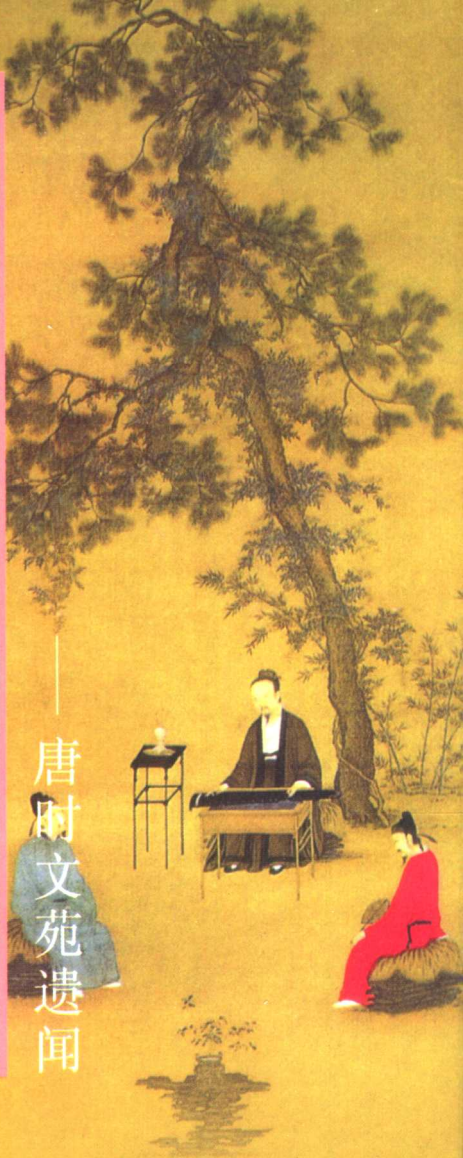




唐时文苑遗闻

中国古代文人风尚

中国民俗文化集萃

李志慧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世纪之交的拓荒之作
多次获奖的优秀图书

中国民俗文化集萃

中国古代文人风尚

——
唐时文苑遗闻

李志慧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文人风尚 / 李志慧著. —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4

(中国民俗文化集萃)

ISBN 7-224-00230-5

I. 中... II. 李... III. 知识分子—生活—研究—中国—古代 IV. D69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31536 号

中国民俗文化集萃

中国古代文人风尚

李志慧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益和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787mm×1092mm 32 开本 9.75 印张 5 插页 160 千字

2004 年 5 月第 2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224-00230-5/D·1040

定价: 13.00 元

中国民俗文化集萃丛书编委会

主 编 韩养民 朱 玉

副主编 葛承雍 吴秉辉 张懋谔

董全平 郭兴文

编 委 (按姓氏笔画)

韦禾毅 朱 玉 关 宁 张玉霞

张 玲 张懋谔 吴秉辉 侯长生

葛承雍 董全平 韩养民

编者献辞

滋润着祖国辽阔土地的黄河、长江，像母亲的乳汁，孕育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千百年来华夏各民族人民，在我们这个光荣而又古老的国度里繁衍、生息、劳动、创造。在发展生产和日常生活中逐渐形成的各种风俗习惯，凝聚着历代人民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与向往，激励着人们对生活的热爱，代表着中华民族文明教化的水平。那十五的花灯、端阳的粽子，那轻歌曼舞的霓裳羽衣、弹箏搏缶的下里巴人，那雕梁画栋的亭台楼阁、曲径通幽的山水园林，那争奇斗妍的文人书画、繁花似锦的民间艺术，更有那尊老爱幼的美德、谦逊辞让的风范、舍生取义的习尚、精忠报国的传统……它们像锦上之花，使中国历史的画卷显得那样丰富多彩，充满活力；又像色彩斑斓的彩带，把我们民族的生活装点得绚丽多姿、格外美好。它使我们骄傲自豪，鼓舞我们奋发向上，不断前进。

但是，在我国传统风俗中也存在着另一面。那尊卑有序的礼仪规定、男女有别的清规戒律，那恭承曲顺的孝亲事夫、死做夫鬼的守节殉身，那崇拜鬼的宗教迷信、铺张侈靡的婚冠丧葬……愚昧、

落后的陈规陋习也是中国风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它压抑着人性,磨灭着民族的锐气,麻醉着人们的心灵,束缚着人们的思想,成为中国保守、落后的根源之一,使我们深恶痛绝,必须彻底摒除而后快。

历史是割不断的。许多古老的习俗仍然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产生重要作用。当中国向现代化的目标迈进时,怎样继承古代风俗中的精华,剔除其封建糟粕,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新的文化格局,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与物质生产同等重要的任务。

为此,我们编辑了这套《中国风俗丛书》,向国内外广大读者系统、全面地介绍古往今来中华民族风俗的形成、内容与特征。我们希望这套丛书有助于帮助读者透过中国各民族纷繁多样的风俗形式,把握我们民族的心理特征,从而进一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这一重大课题。

《中国风俗丛书》编委会

再 版 前 言

《中国风俗丛书》是我社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出版的一套丛书，这套丛书是由西北大学韩养民、葛承雍、张懋镕，《西安晚报》郭兴文等首倡并组织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全国三十余所高校的青年教师、博士生等编撰而成。先后出书三十本，约五百万字。

这套丛书出版后，在海内外反响强烈。自一九八七年以来，《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国日报》、《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等国家重要媒体发表书评百余篇，认为这套丛书是我国第一套全面深入研究中国风俗文化的大型丛书，也是二十世纪以来在全国范围首次对民俗文化作出科学性、系统性论述的大型丛书，填补空白之功不可没。

这套丛书出版后，也曾得到出版界的称誉。一九八七年、一九九一年、一九九三年该书三次被评为全国优秀图书。一九九六年获陕西省教委人文优秀成果一等奖。台北文津出版社、博远出版公司竞相出版海外中文繁体字版。香港《大公报》、《文汇报》、《星岛日报》，台湾《联合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等地媒体相继发表书评，给丛书以极高

的评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对这套丛书表示关注。

近年来,我们不时收到海内外读者电话,他们殷切希望出版社修订丛书,重新再版。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我社委托丛书原主编韩养民教授,对丛书进行精选、修订、统一体例工作之后再版,以飨读者。

陕西人民出版社

二〇〇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远大的政治抱负	(8)
一 怀抱经纶大志	(11)
二 追求边塞军功	(33)
三 鄙视文士生涯	(42)
第二章 强烈的科举仕途欲望	(50)
一 崇尚进士科和考前的行卷之风 ...	(51)
二 考试的程序和及第的荣耀	(71)
三 登第的艰难和落第后的出路	(90)
第三章 繁荣的诗歌创作活动.....	(101)
一 朝野崇尚诗道.....	(102)
二 潜心探求诗艺.....	(124)
三 汲汲追求诗名.....	(140)
第四章 仕途失意后的隐逸情趣.....	(152)
一 功成与身退.....	(154)

二	奉佛与学道·····	(163)
三	江湖与魏阙·····	(183)
第五章	丰富的生活情趣·····	(192)
一	郊游·····	(193)
二	赏花·····	(205)
三	歌舞·····	(219)
四	书法·····	(233)
五	绘画·····	(249)
六	友情·····	(255)
第六章	放浪不羁的细行·····	(269)
一	狂放·····	(270)
二	纵酒·····	(278)
三	女色·····	(288)
后 记	·····	(302)

引言

社会风尚，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社会上某个民族、地区、阶层中普遍流行的风气和习惯。它不仅指日常生活中饮食、服饰等方面的某些爱好，也包括精神上更高层次的追求。社会风尚既受民族传统和文化心理结构的影响，也受一定历史时期的经济、政治的制约。“文人”一词，出自《诗·大雅·江汉》：“秬鬯一卣，告于文人。”据《毛诗传序》：“文人，文德之人也。”当指周部族先祖那样的有文德之人。降至魏晋，词义稍有变迁。曹丕《与吴质书》：“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则指读书能文之人。唐时，进士为时所尚，“由此而出者，终身为文人”（《唐摭言》卷一）。实际上，唐代言人的范围要更为广泛，不仅进士及第或未及第的诗人、画家、书法家、音乐家、舞蹈家等，都是文人，就是那些出将入相的政治家、军事家，也带有浓郁的文人色彩。唐代言人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由极盛走向衰落时期的一个特

殊的阶层，既体现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某些传统的样式，又具有不同于其他时代、阶层的独特的社会风尚。

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的核心是儒道互补，体现在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上，则是“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所谓“兼济”，是以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王道”为主，再融合法家、兵家、纵横家的“王霸之术”。所谓“独善”，则是儒家的“孔颜乐处”结合道家的隐逸情趣。唐代文人不甘心皓首穷经的文士生涯，而以天下为己任，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既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人生理想的典型表现，又深深地植根于当时独特的社会生活土壤之中。中国的历史，经过了三国以后将近四百年的分裂动乱，终于在唐代实现了空前的统一。唐太宗李世民亲眼看到隋末农民革命的伟大力量，认识到：“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贞观政要》卷四）为了使李唐王朝这只巨舟不被人民力量的洪水所覆没，唐代统治者从中原大地到塞北江南，普遍地施行均田制和租庸调法，限制豪门士族的势力，保证部分农民获得土地，再加上氏族志的重修，户等的划定，士庶界限逐渐消失，生产关系得到调整，出现了自唐太宗贞观以后一百多年封建经济的繁荣时期，到唐玄宗开元年间达到了顶点，从而揭开了中国封

建社会历史上最为灿烂夺目的篇章。在个人、阶级、国家、民族都处于欣欣向荣的上升阶段的社会氛围中，“好语王霸大略”成为唐代文人共同的风尚。李白“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宏伟理想，杜甫“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远大抱负，说出了有唐一代文人的心声。在唐王朝开疆拓土的战争中，雄心勃勃的文人们激情高呼：“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李贺《南园》其一）他们屡出塞外，久佐戎幕，焕发出为国立功的荣誉感和英雄主义，从而表现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最积极的一面：“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传》），即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此时此刻，他们哪个还甘心皓首穷经，在书案上消磨自己的生命呢？

唐代文人的科举仕途欲望，比哪一个时代都要强烈。对此，他们不是羞羞答答，欲说还休，而是直言不讳，毫无愧色。因为这在当时是有较为充分的客观条件的。为了扩大统治基础，唐王朝除了在经济方面采取措施而外，在用人方面也一反魏晋以来那种保护士族特权的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制度，通过明经、进士等常科及其他种种名目的制科考试来选拔官吏。唐代许多著名将

相都是科举出身。这就在唐代文人面前展现出一条实现政治理想的新的途径，激发了他们强烈的科举仕途欲望。“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多少人为此寻章摘句，学史穷经！多少人为此遍干权要，投诗求荐！雁塔题名，曲江赐宴，名园探花，是有唐一代文人心目中最荣耀的事情。相反，不由科举出身，即使位极人臣，也认为是一生中最大的遗憾。

中国是诗歌的国度，能诗善文是文人的主要特征。但是，古往今来，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庶民百姓，人人爱诗，人人习诗，诗国的园地上百花争妍，蔚为壮观的，却只有唐代。把做诗视做第二生命，作为生活的主要内容，作为才能学问的直接象征，通过投赠诗文而求取官职，以至成为一种社会风气的，也只有唐代。唐代科举以诗赋取士，唐代帝王也重视诗道，爱好诗歌。当时的文学、弘文两馆，就是专门用来招揽文人学士的。“敏捷诗千首”的李白，使得唐玄宗降辇步迎，御手调羹。白居易的诗才，赢得唐宣宗的深情赞叹：“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吊乐天》）杜甫在晚年穷困潦倒时，还津津乐道：“往时文采动人主。”（《莫相疑行》）王之涣、王昌龄和高适在旗亭画壁，以歌女吟唱谁的诗多以较胜负的故事，说明诗歌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了多么广泛的影响！做诗是成名的捷径，因而唐代

几乎全部文人，都在用全力做诗。杜甫“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孟郊“有时吐向床，枕席不解听”（《老恨》），李贺背锦囊觅句，贾岛骑毛驴推敲……有哪一个时代的文人，这样呕心沥血地做诗呢？

唐代文人在政治上、事业上和文学上的积极追求，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上升时期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是唐代文人区别于明清时期那些政治上没有出路的风流才子和乡村学究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中国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不仅希望“兼济天下”，而且向往“功成身退”，这就是“儒道互补”中那个“道”的表现。他们认为这才是最完美的人生。唐代统治者对儒、道、释三家思想都很重视，儒、道经典被列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佛教也得到武则天、唐宪宗等最高统治者的提倡。因而，指导唐代文人思想和行动的，绝不仅仅是儒家思想。他们不仅有入世的努力，也有出世的准备。况且选拔节操超逸、隐居不仕之人，是被作为时世清明的象征来看待的。当他们或为满足其“功成身退”的美好愿望，或因理想无法实现，功名受到挫折，或企图通过“终南捷径”以跻身仕途时，那条隐居求仙、学佛的道路，就很自然地展现在他们面前。“请君看取百年事，业就扁舟泛五湖”（李泌《长歌行》），是咏叹功成

身退；“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李白《宣州谢鸿楼饯别校书叔云》），是感叹壮志难酬；“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王维《终南别业》），是厌倦官场生活而向往萧散优游。唐代文人的隐居，并非“遗世”，而是“养志”待时，作为政治生活的一种补充。所以，他们身在江湖，心向魏阙，既怀抱治国平天下的经纶大志，又以功成身退为最后目的。在他们身上，道家那种自由自在、飘然欲仙的潇洒风神，与儒家的立德、立功、立言的理想结合起来，而达到人生美的极致。

比起明、清时代的文人，唐代文人并不乏文采风流，精神生活更为丰富和充实。因为唐代对外经济和文化交流事业发达，中国传统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乃至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和娱乐，都受到西域、中亚特别是印度的影响，而有了空前的发展。生活在这种社会气氛中的唐代文人，呼吸着外来的新鲜空气，谁还能心如枯木？谁还愿作茧自缚？他们或遨游山水，“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或联袂赏花，“城中看花客，旦暮走营营”（白居易《白牡丹》）；或长街观舞，“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或深宅听乐，“江娥啼竹素女愁，李凭中国弹箜篌”（李贺《李凭箜篌引》）；或

作书绘画，“兴来洒素壁，挥笔如流星”（李颀《赠张旭》）。真挚的友情，是唐代文人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李白、杜甫的神交，元稹、白居易的友谊，是文坛流传千古的佳话。正是这样丰富的生活情趣，才孕育出那争奇斗妍的近五万首唐诗。

社会的安定，经济的繁荣，也给唐代文人提供了悠闲生活的物质条件。他们纵情酒色，狂放不羁，“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饮三百杯”（李白《襄阳歌》），是李白浪漫的放歌；“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白居易《问刘十九》），是白居易热情的邀请。不仅白居易有蓄婢的情趣：“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本事诗·事感》）；杜牧有扬州狎妓的回忆：“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遣怀》）；贫穷如柳宗元，也曾蓄家妓，潦倒如杜甫，也曾陪诸贵公子于丈八沟携妓纳凉，道貌岸然的韩愈，也好资财，耽声色。

于是，远大的政治抱负，强烈的科举仕途欲望，潜心于诗艺探求，向往着隐居求仙，以及丰富的生活情趣，放浪的酒色生涯，就构成了唐代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文人阶层的社会风尚。